

中国通史演义



绣像珍藏本

禹

克勤于邦 烝民乃粒

应教在躬 殿中允孰

思酒好言 九功由立

不伐不矜 振古莫及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【绣像珍藏版】

中国通史演义

全编



第十四册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. 第14卷 / 钟毓龙等著. — 3版. — 长春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09.9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I. 中… II. 钟… III. 章回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6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91201号

中国通史演义全编

作 者: 钟毓龙 等
责任编辑: 付烈臣
总 策 划: 三读藏书馆
出版发行: 吉林人民出版社
社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
邮政编码: 130022
经 销: 新华书店
印 刷: 北京金威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字 数: 14079 千字
印 张: 593.5 印张
印 数: 0001—3000 套
版 别: 2010年7月北京第3版
印 次: 201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206-02833-5
定 价: 2995.00 元 (全十四册)

ISBN 978-7-206-02833-5



所有权利保留。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。

第九十八回

东学党倡乱全罗道
叶志超振旅牙山城

话说慈禧后归政而后，清闲无事，常驻在颐和园作乐耍子。德宗是纯孝的人，万机一切，依旧奏候慈宫懿旨，从不敢独行独断。好在这几年里，八方无事，四海升平。虽为了藏藩哲孟雄的事，跟英国开过交涉；为了帕米尔的事，跟俄国开过交涉，亏得社稷有灵，不久即和平了结。

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年甲午，自甲申法越之役到今，整整太平了十年，兵器销为日月光，好一派圣明景象。这时光恰有一桩天大的喜事，是当朝圣母六旬万寿。德宗知道慈禧素性喜欢热闹的，随降谕旨，本年十月初十日太后万寿，援照康熙、乾隆成例，着各省将军、督、抚、副都、统提、镇藩臬内，每省各酌派二三员来京庆祝皇太后万寿，并着于十月初一日以前到京，恭候届期随同祝嘏（gǔ 福）。又传内务府，叫他带领匠役，在颐和园里，打画图样，盖搭灯棚。并定造各式花灯，都要玲珑精巧，华丽别致。从大内到颐和园，沿途所经，飭令臣民报效点缀景物，建设经坛，传僧道唸诵寿生真经。届时皇帝率同中外臣王，诣万寿山行庆贺礼。又下恩旨，晋封妃嫔及宗室外藩王公，并加恩中外文武大臣。又命宫里传谕各总管执事以及各项杂役、太监、宫娥人等，报明衣服尺寸，叫织造府赶制新衣。种种忙乱，不及尽述。

不意一到五月，朝鲜地方，竟又掀起非常风浪，日本乘势进兵，助澜推波，酿成战祸，遂把万寿盛举，一盆冷水浇的烟消雾散。原来朝鲜国王，是个快活人，只知耽乐，不解忧患，国政一切，悉任闵泳骏办理。闵泳骏贪愎估权，百万聚敛，官职非贿莫得，差缺非钱不行，以致仓无一米，库无一钱，上下交困，寇贼纷起。有识的人，知道朝鲜这个国，早晚总要亡掉。驻英、法、德、俄钦使刘瑞芬，致书北洋大臣李伯爷，称说朝鲜毗连东三省，一有摇动，震撼边疆。宜乘其内敝，收其全国，改建行省，此系上策；如以久修职贡，不忍刑其土地，则约同英、美、俄列强，公司保护，亦足以保安全。此系次策。李伯爷很韪其议，商之总署。总署各大臣，都是喜欢省事的，自然不肯照行了。

光绪十五年，朝鲜为了年荒，禁止米谷出口。日本大起反对，行文照会，称说元山米商，折本十四万元，要求赔偿。朝鲜人惧怕日本，革掉卖米的官员咸镜道观察使赵秉式，应许偿还六万元。日人不肯退让，磋磨争论，至三易公使，争这赔款，挨到光绪十九年，究竟赔掉了十一万银元，方才完结。开化党重要人物金玉均、朴泳孝等都逃在日本，日人竭力保护，朝鲜人奈何他不得，派了李逸植、洪钟宇分往行刺。钟



宇是洪英植的儿子，痛老子为玉均煽惑被诛，立志报仇，佯与他交欢。光绪二十年二月，钟宇偕玉均来游上海，同寓在东和馆，钟宇就动手把玉均杀毙。华官诘问朝鲜，朝鲜人回称玉均是叛党，钟宇是官员，请领回自办，华官应允。朝鲜人就把玉均戮尸泄愤，并用盐渍其首级。一面升挾钟宇官职，日人大哗，乃为玉均发丧。李逸植在日本行刺朴泳孝，没有刺中，倒被日官捕去治死。

为了这两桩事情，朝鲜人把日本更恨的厉害。于是东学党徒，遂揭竿而起。东学党也是朝鲜一种邪教，创始的人是叫崔福成，刺取儒家佛老论说，转相衍授。在同治四年时光，朝鲜禁止天主教，捕治教徒，并捕东学党乔某戮掉，党徒势脉，并不减杀。光绪十九年，党人诣王宫为乔某讼冤，恳请昭雪，国王不准。党人恳语愈坚，一时恼动了国王，下令捕治党魁。党人愤懑，思乱更急。到本年三月，借着国人怨日的机会，遂在全罗道古阜县地方竖旗起事，自诩能呼风唤雨，役鬼驱神，从者数万。扬言斥夷讨日，保国忠清，声势十分厉害。国王特派洪启勋为招讨使，假了中国两条船，一条是平远兵舰，一条是苍龙运船，从仁川渡兵到长山浦，在全州地方连开几仗，起初是胜仗，后来乱党逃入白山，朝鲜兵追过去，中了伏，杀了个大败，几乎全军覆没。乱党从全罗直犯忠清，朝鲜兵望风奔溃，城池失陷，扬言直捣王京，朝鲜大震，商议求华派兵代剿。于是朝鲜王具折告急，一面知照中国驻韩钦使袁公。此时袁公已经升授道职，钦加三品卿衔。接到韩咨文。随电北洋大臣，请先派一船，载护商劲旅二三百人，到仁川保护商旅。

当下德宗接到韩王告急本章，聚集军机各王大臣商议，各王大臣都道：“这件事，还是叫李鸿章斟酌着行罢。”德宗道：“邻邦告急，救是一定要救的。何况中国兵力，很是雄劲。不多天，李鸿章、定安周历了旅顺等处，校阅过沿海陆军及各处台坞等工事，复奏都称技艺纯熟，行阵整齐，台坞等工，一律坚固，这会子，正好试一试。只不知先派海军，或是先派陆军？”军机大臣道：“臣等愚见，似应派遣陆军，朝鲜乱党，都在陆地上。”德宗回过皇太后，皇太后不说什么，于是电谕北洋大臣李鸿章，着派妥员援韩。李伯爷就札委直隶提督叶志超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，督率芦榆防兵东援。叶、聂两将，不敢怠慢，点齐士马，星夜兼程，赶向朝鲜而去。

李伯爷是谨守条约的人，电知驻日钦差汪风藻，叫他告知日本外部，因为朝鲜请兵，中国顾念藩服，不得不派兵代剿乱党。不意日本外务卿陆奥宗光，复书前来，竟说：“贵国虽指朝鲜为属国，朝鲜自己并不承认隶属中国。朝鲜与敝国立约，劈头第一号，固表明为独立自主之邦也。”汪风藻电奏北京，政府各大臣面面相觑，竟想不出对付的法子。日本外交手段，真也敏捷，一面照复汪使，一面就派大岛圭介率兵八百，先入韩京。大队继续进发，前后共八千余人。也叫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把出师平乱缘由，照约告知中国。总署大惊，复书日使，我朝抚绥藩服，因其请兵，故命将平其内乱。贵国不必特派重兵，且朝鲜并未向贵国请兵，贵国之兵，亦不必入其内地。小村回书称：“接本国复电，本国尚未认朝鲜为中国藩属。现在遵照日朝两国济物浦条约及中日两国天津条约，派兵至朝鲜。兵入朝鲜内地，亦无定限。”瞧他照会，倒很理直气壮。政府各大臣，竟然奈何他不得。

却说驻韩钦差袁公，闻报叶提台军抵牙山，又闻日船载兵陆续来韩，分由仁川、釜山下岸沿途要害，分布驻守，知道两国必不免有冲突的事，随函告叶志超。外人多谓韩官贪虐，乱党无罪，请广行晓谕，示以宽大。只诛巨魁，胁从罔治。庶早日平定，不生他变。叶营依言行事，果然一纸告示，就把东学党惊得四散奔逃，叶军乘势克复了全州。袁公照会大岛圭介：“韩事渐平，我兵拟即撤归，以避暑雨。闻贵国遣兵来韩，中国亦将增军。两军杂处，必生嫌隙，倘若宵小伺隙播弄，或西人亦增兵抗衡，以收渔利，不但日危，华韩亦损。宜彼此互撤，以归平和。”大岛口里虽然允诺，水陆两军，依旧增添不已。济远船管带方伯谦，驻在仁川，见日军逐日增多，恐中奸计，移船先去。此时汉城内外，满屯日兵，仁、汉华商，纷纷逃散，盲人瞎马，势已险极。北洋李伯爷偏是老成持重，屡电袁公，要他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退日军。袁公复电李伯爷，请调南北水师严备，简练陆师听调，并延驻华各国公使调处。又献议道：“遣师出疆，军律为重。事体得失，衅端息开，皆系乎此。宜先慎择知兵大员，以为主帅，水陆均听节制，免号令分歧，事权不一之弊，并遴派真通战时公法之员，以备因应。庶免蹉跎致误，且杜他国插手。”无奈李伯爷执定主见，要据约说退日军，怕增了兵，适为日本借口。不肯听从袁公计划，并电戒叶志超，切勿逼近韩京，擅启衅端。

此时日本既据入汉城，并在汉江口遍布水雷，以断华兵入汉之路。各城门都派了陆军把守，华人出入，都要检搜。又在城里高架大炮，那炮口直对着中国谬差衙门。谣言纷起，旅韩华侨纷纷内渡，势成骑虎，危险异常。袁公一个儿白干急，电告李伯爷。李伯爷偏又是爱和平，不忍寻仇弃好，满想樽俎折冲，销掉弥天杀运。这就叫宏深慈于不杀，济大忍于无刑。不意日本人比什么都要厉害。得着了机会，星驰电逐，一点儿不肯放松。任你和平，任你忍耐，自会有法子挑逗你开衅。声言“朝鲜内政不修，民乱不已，约两国各简大臣至韩，代为更革。驻日使臣汪风藻复书日外部，大致说整顿内治，朝鲜自为之，中国不愿干预；贵国既认朝鲜为自主之国，尤不应预其内政。至彼此撤兵，请稽和约专条照行”等说。日本回书，只说中日两国，同心预其内治，则朝鲜足以安全。万不料中国概置不讲，而但要我国退兵，英政府善意调停，而中国谬执殊甚。若因此而启兵端，实惟贵国执其咎。”汪钦差电知北京，北京政府知道他敌强才弱，不能胜任愉快，随改命北洋大臣李伯爷跟日人磋议。日人索偿赔款三百万，李伯爷是老成持重深谋远虑的人，以为就赔他一些银款，总以不开战为上策。怎奈朝里上下官员，不知事势，定主张开战者多。一人倡议，百口附和，李伯爷一个儿，哪里抵挡得住。

一日，李伯爷在签押房看公事，忽想起了一件什么事，要差个人到上房去。恰好几个承值管家，都支使了开去，一个也没在眼前。只得亲自起身，经过穿堂，听得有人在窗外讲话，只听得一句是：“咱们大少爷，做了东洋驸马，外面都这么说呢。”李伯爷心里一跳，站住听时，只听一个道：“你这话从哪里听来的？”一个道：“外面都这么说，咱们老爷，不肯跟东洋开仗，就为有这么一重亲情在，不然，早翻脸多时了。”一个道：“怪着呢，我也听得人说，东洋小国，敢向中国索取赔款，明仗着有人帮忙，照你说来，这帮忙的人，就是咱们老爷了。”李伯爷心里，好生不自在，也没心绪再去



听他，踱了上房去。暗忖：“谣言这么厉害，我的前程，倒很危险。现在举朝都主张开战，他们把日本太轻看了。殊不知中国的海军，面子上还不觉着怎么，实底里真靠不住。倘然当时不把经费拨去建造颐和园，总也完备点子。偏偏又是太后的事，醇亲王作主，谁能阻止他呢？这会子，他老人家伸腿走了，脱下这副烦重担子，要我一个儿，排好还好，要是不好，我这个人，不要被众人骂死了吗？”正在烦闷，外面送进一封电报，忙传翻译翻出，是驻韩钦使袁公折来的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北洋李伯相钧鉴：如政府决议开衅，请先
调回驻使，某一身报国，无所惟（kuāng 害怕，
惊慌）畏。惟惧辱使命，损国威，凯寒上。

瞧这电报，袁公的急迫，真是刻不待缓。但是李伯爷是人多事忙，瞧毕也就搁过。不多几天，袁公又来一电，报称“大岛圭介已经率兵入王宫，杀掉韩国卫兵，韩王李熙被掳。推大院君主持国政，韩臣闵泳骏等尽被流诸恶岛，事无巨细，悉由日本人专决。韩国已宣称独立，不认为中国藩属。”李伯爷见火已烧着眉毛，蛇已游及屁股，才电令袁公回国。

此时朝廷已下严谕，飭令备战，派出四支大兵，大同镇总兵卫汝贵率盛军十三营，从天津出发；盛京副都统丰伸阿统盛京军，从奉天出发；提督马玉昆统毅军，从旅顺出发；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统奉军，从奉天出发；四支大兵，奉着朝命，祭旗出发，生恐海道梗阻，议由陆路从辽东渡鸭绿江入朝鲜。迂回曲折，日行百里。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如果能够有征无战，值也算得王者之师。

李伯爷听得四支大兵，从陆路出发，惊道：“叶、聂两军，孤悬在牙山，援军如此迂缓，哪里接济得着？”随调北塘防军，租了一艘英国商轮，名叫高升号的，装载着，星夜赴援。又命操江运船，满载军械，随同前进。中国的海军，自光绪十四年，完全成立，特简淮军骁将丁汝昌为海军提督。海军兵弁，大半都是闽人，只统帅丁提台一个儿是淮人。闽籍将弁，不很把他放在眼里，军令营规，视同儿戏。左右翼总兵以下，没一个住在船里的。每逢北洋封冻，照例改巡南洋，总在香港、上海两处，赌钱狎妓。这回朝鲜变起，李伯爷飭令济远兵舰，率了扬威、平远两舰，开往朝鲜弹压。济远管带方伯谦，虽是海军人员，一到大洋里，就要头晕呕吐，瞧见日兵大集，吓得魄散魂飞。乖人不吃眼前亏，开足轮机，冲波突浪的逃回来。李伯爷因念人材难得，学着秦伯用孟明手段，非特不参劾，一声半句申饬也没有，反把那几艘兵船召了回来，好使议和的事情，容易着手。到这会子事情已将决裂，朝鲜海口，都已下了水雷。老谋深算，才下札子，命济远、威远、广乙三兵舰，连樯驶赴牙山。

这日，李伯爷正与几位幕友，在签押房里筹划防务，外面送进一个警报，是高升号船被日舰鱼雷轰沉，操江船也被掠去。李伯爷怒道：“日本真也不讲理，咱们让他，他竟一步步占上来。瞧这样子，是真要跟咱们过不去呢。好在万国公法，谁先开炮就谁差，恁他恃强，这一个差字终逃不去的。”忙叫幕友拟稿电奏朝廷。电稿拟好，才待

拍发，警报又到，却是济远、威远、广乙三舰，在丰岛西北洋面，碰着了日本船，被日舰开炮轰击。广乙受着重伤，拼命逃脱，济远跟着奔逃，日舰吉野浪速，紧紧追赶。管带方伯谦急极智生，向众人道：“别慌别慌，我有一个退敌妙计。”随令高扯起白旗来，原旧追赶。伯谦道：“不要紧，我还有一粒救命金丹，再没有不济的。”吩咐改树起日本旗来，瞧日舰时，依然箭一般驶将来。方伯谦智穷力竭，慌做一堆，没做道理处。正在危急，忽闻本船上天崩地陷似的一声响，方伯谦吓极，忙向铁板最厚处躲避了，流了一裤子的溺。众人找寻管带，找了半天才找着，拉他出来，死活不肯，只问众人道：“本船着了炮子，伤着没有？”众人道：“没有伤，也没有中过炮子。”方伯谦诧异道：“方才响的是什么。”众人道：“是本舰水手发的炮。”伯谦惊道：“为什么发炮？”众人道：“日舰追逼不过，炮子够的着，才发的，现在日舰中了我们炮子，已经退去了。”伯谦方才放心，鼓动轮机，开回中国。电禀李伯爷，只说途遇日舰，开炮轰击，广乙大受损伤，经本舰回炮，将日舰击退。李伯爷只当是真话，转电北京，朝廷下诏，与日本宣战。此时北洋大臣衙门里，军书旁午，文报络绎，李伯爷与幕中朋友，忙到个茶饭无心，坐卧不宁，暂时按下。

却说直隶提督叶志超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，军驻牙山，忽得警报，高升号船被击沉，操江船被掳。聂士成向志超道：“海道既被梗阻，牙山绝地，势不能守。全州左江右山，形势险固，移营那里，一战而胜，可以据守待援，就是不胜，也可以绕道而出。”志超听说有理，才待传令移营，流星探马，飞报军情，说日兵已逼成欢。士成大怒道：“日人如此猖獗，眼睛里太没有中国人了。”随率本部五营，立刻出发，赶向成欢迎敌。叶志超率了本部人马，自趋向全州去了。

士成行到成欢，恰好日军前锋，整队而来。士成喝令开枪，顿时炮声轰天，硝烟蔽日。五营军士，齐声呼噪，日兵抵敌不住，纷纷逃遁。聂士成见日兵步武错乱，传令追杀。一声令下，万众遵行，电卷风驰，龙骧虎跃，把这小队日军，早不知冲到哪里去了。收队回营，随差兵弁，到叶军门那里报捷。一面设筵庆贺。正在作乐，忽报日军大队，离此只五里了。士成传令站队，一语未了，日军火炮，山崩似的轰将来。开花炮弹，好似生着眼珠子似的，只向聂军所驻地地方炸将来，物着处火焰冲霄，人着处血肉糜烂。欲知聂士成能否抵御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九十九回

陷平壤左宝贵殉节 战辽海邓世昌成仁



话说聂士成打了一个胜仗，开筵庆贺，不防大队日兵到来，炮火轰天，烟硝蔽日，厉害得要不得。恼得士成性发，传令站队出营，开枪迎敌。众将弃得着此令，鸣起军号，一队队排出营来。一转眼，马队、步队、枪队、炮队，一营营，一队队，整整齐齐，严严肃肃，都已排列成就。炮队居中，枪队、步队，分居左右。一声令下，炮队推出车轮大炮，测准了，轰轰轰，不住手的轰放；那枪队、步队，靠有大炮掩护，左右包抄，风发潮涌似的冲将去。又派骁将，带领马队，往来策应。战有半日工夫，军弁报称弹药将尽。士成向前望去，见漫山遍野，都是日军，估量去，这点子弹药，未见杀的退，下令前队作后队，后队作前队，五营军士，一齐回首，结阵徐徐而退。士成亲自殿后，行伍步伐，半点儿没有错乱。恐怕日兵追来，先派八尊大炮，四百名快枪队，带足弹药，埋伏在山坳里，等候大军过完，才收军归队。

回到全州，不意叶志超已经先一日弃城而走。士成叹道：“这么好的好地方，叶军门偏又不肯坚守。本部通只五营人马，如何挡的过日本万马千军？”忽流星探马，飞报军情，说卫汝贵、丰伸阿、马玉昆、左宝贵四支大兵，都在平壤会集，叶军门也奔了平壤去。士成闻报，传令本营步马，齐向平壤进发，为了兵单，怕途中撞见日军，未免要受亏，只拣小路行走。渡过大同江，到平壤，迂回曲折，共走了两日两夜。叶志超接着大喜。士成诉说开战情形，叶志超道：“成欢之捷，我已告北洋。目前日后，总有恩命到来，你老哥不日就要高升了。”士成听了，倒也落落，并没半句感恩知己的话。

当下各营统领，互相拜会，忙乱了好几日，一日电局送来一封电报，却是嘉奖的恩命，叶志超拜为驻韩各路兵马总统，各路兵马尽听节制。聂士成升为提督，其余将弁，擢升的共有一百多名。本营军士，着赏银二万两。各路统帅，各营统领，得着此信，都到志超营中叩贺。志超得意非凡，大排筵席，款待诸将，并传了两个班子，演唱封侯拜帅晋爵加官等吉庆戏儿。大营里挂灯结彩，叶营各兵弁，一个精神焕发，高兴异常，热闹繁华，笔难尽述。

次日，叶营中竖起一面三军司命大旗，传出大令，划分泛地，派左宝贵、丰伸阿守城北一带；卫汝贵守城南一带；马玉昆守城东大同江东岸一带。又派左营分统聂桂林策应东、南两面，因为东南隅适当敌冲，防守格外郑重。志超自己镇守城西，把一万四千大军，尽聚在平壤一个城子里，深沟高垒，以逸待劳。这便是叶总统的无上妙

计。朝鲜百姓，素来亲附中国，闻说大兵到此，快活得什么相似，献酒浆，献牛羊，献米麦，络绎不绝。谁料天朝大兵必是高不过，眼孔是大不过，这些东西，哪里值得他一视。分队四出，奸淫韩民的妻女，抢夺韩民的财物，还把年强力壮的人，掳到营中，充当杂役。经此大施德泽，三韩士民，自然感激涕零。各军统帅，各营统领，无计消遣，轮流着做东，今儿你请我，明儿我请你，醉中日月，闹里乾坤，过得比众逍遥自在。

一夕，盛军奉令出哨，那统领官才从席上回来，喝得已经差不多了，醉眼迷蒙的坐在马上，凭着马走去，东西南北都不管，兵从将令，众兵士只得跟随着行走。巡了一程，众人忽地发起喊来，那统领喝问：“做什么？”众兵都道：“前面敌军来了。”统领放开醉眼，果然一段火光，势若长蛇，飞一般的来，大喊道：“了不得，兄弟们开枪。”一排枪轰然开出，那边回枪也就来了。这时光两军枪子，此往彼来，蚩蚩，来如雨点，去似蝗飞，直战了一夜。天明收队，才知彼此都误会了。这里是盛军，那边是毅军，白费了无数弹药，伤了无数军士。

一日，军探报称，大同江那岸，有日军小队在那儿侦探。马玉昆立派裨（pí 副，偏）将吴德炎统马队五百去迎战。只半日工夫，吴德炎回营缴令，日军小队尽数残除。叶志超闻了，少不得扬厉铺张，到北洋大臣那里报捷。

八月十五这日，各统将正拟置酒高会，庆赏中秋，忽流星探马报称日军大队，已抵城北。玄武门山对过的那座山岭，已被日军占去，山顶上高扯着太阳旗号。叶志超惊道：“日军这么迅捷，是从天上飞来的吗？”道言未了，军报又到，说日兵共分四大支：一支由王京西北而抵平壤东南，这一支是从大路来的；一支由王京西北到黄州，渡过大同江，分道至江西甑山，谋袭平壤的西南隅；一支由王京东北，至江东县渡过大同江，谋袭平壤的北面；一支由其本国航海从元山登岸，谋截平壤西北大道，断绝我军归路。这四支日军，约定十六日，都在平壤会集。叶志超吓得面无人色，随道：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，趁日军大队没有到齐，我要走回本国去了。”营弁进报高州总兵左宝贵求见。志超皱眉道：“见我有什么事？”一时接进，宝贵道：“日军来势很不强，统帅可有对付的妙策？”志超道：“对付的法儿还没有想到，老哥问到这一层，奇谋秘策，想早安排多时了。”左宝贵道：“宝贵是呆笨人，日军到此，只有死命抵拒。敝军守在玄武门，谁要逃走，我就开炮打谁，统帅瞧我这计划，差了没有？”叶志超被大喝一惊，暗忖：“我才要走呢，你这个计划，不是算计日本人，明明算计我一个儿了，”心里虽然这么想，嘴里到底不便说什么，随敷衍了他几句。宝贵回营，就出贴告示，驻平人马，不问何军何营，倘然北行图遁，本军立刻开炮轰击。各营军弁，瞧见这一道告示，无不骇然。宝贵笑问心腹道：“我这一道告示，就防统帅一个儿。这里各将弁，只统帅的逃计早决。”一语未了，忽闻炮声隆隆，军弁飞报，日军到了大同江东岸，马提台督着部下，跟他们开仗了。宝贵道：“日军分四路杀来，咱们这里，倒也不可松懈。”

这时光，流星探马，络绎不绝，枪声炮声，忽高忽低，砰訇不已。忽报日军大队扑来了，宝贵登城一见，见旭日旗随风飘荡，大队日军，蚁阵似的涌将来。宝贵喝令



开炮，轰然一炮，顿时轰成一条血线。不意日本人比什么都要厉害，再也不怕死，随缺随补。回上来的枪弹炮子，比打出去的，还要竖急猛烈。一转眼，城里早起了三五处火。恼得宝贵眼中出火，口内生烟，手执快刀，不住的往来督察，见有懈怠的军弁，立即飞刀砍掉，军士无不感奋。战了大半天，军弁报炮弹已尽，枪子每人只有三十枚了。宝贵道：“哪怕它一枚呢，我今儿除死方休！”随令军士开枪轰击。忽一个炮子，轰的飞来，打中宝贵肩膀，忍了痛兀在那里指挥。第二个炮子又到，中在腿骨上，站脚不住，从城上直跌倒地下，还向众人道：“放胆开枪，放胆开枪！”一时鲜血直涌，晕了过去，不知人事。日将挥兵大进，宝贵部下见没了主将，顿时大乱，夺路奔逃。人践人，马踏马，不知伤亡了几多士马。一转眼玄武门城上，就高竖起日本国旗来，日军大队，排齐行伍，入了玄武门。

警信报入平壤，叶志超道：“亏得我没有出战，不然，这一条老命，早没有了。”忽一个军弁匆匆奔入道：“马提台战的吃不住了，请统帅快快发兵去救。”志超道：“救他也非上策，现在这么样吧。传我大令，叫他赶紧退兵，退了兵，我自万全良策。”军弁传令去讫。一会子，就听得角声呜呜，马营兵队尽数退进城来。马玉昆谒见总统，问道：“统帅叫我退兵，有甚妙用？”叶志超道：“日兵来势，汹涌异常，跟他战，万万战他不得。”马玉昆道：“不战怎么样呢？”志超道：“我另有一条万全之策，古人说的好，‘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’咱们的弊病，咱们自己还不知道。现在要图万全，还是赶快竖起白旗来。”马玉昆惊道：“扯白旗，不是就投降了吗？”叶志超道：“大丈夫能屈能伸，降一会儿也不要紧。”马玉昆道：“堂堂天朝大将，碰着日本国兵马，还不敢开一仗，天朝的体面，不就丢尽了吗？别说对不起皇上，对不起国家，就对着朝鲜人，未免也自己惭愧呢。”叶志超听了，并无话说。只传令四城，高扯白旗，以救一城百姓性命。马玉昆痛哭而出。

此时平壤城上，白旗飘扬，军声寂寂，士气奄奄。各营将弁，一个个垂头丧气，说不尽悲惨，描不完的凄凄。只有大同镇总兵卫汝贵，趾高气扬，依然万分高兴，好似打了胜仗似的。你道为何？原来卫镇台的夫人，异常贤慧，见镇台奉旨出兵，就写了一封家信到营里，大致说是君起家戎行，致位统帅，家既饶于资财，宜自颐养，且春秋高，万望善自为计，勿当前敌。卫镇台依照夫人的话，碰到敌军，总想出法子来避掉不战。现在身处危城，四面都是敌军，正在没法摆布，恰好知趣的统帅，行了这救命的奇策，哪有不欢喜之理？当下志超扯了白旗，日军瞧见，果然止炮停枪，不来攻扑，特派一员干将，来营商议受降条件。叶志超要求率兵回国，日将不肯答应。志超没法，只得趁夜率领诸将，弃城北走。不意这一着棋子，早被日人算定，却在山隘里，伏下精兵，等候华军行近，号枪一举，枪炮齐轰，枪弹炮子，猛过雹粒，密若飞蝗。志超心慌意急，众兵弁要回旋奔走，路狭人稠，哪里回旋得转？人马枕藉，伤掉无数生命。叶志超等一众统将，亏得拼命奔逃，逃出了山隘，计点人马，丧去了三千名左右。所有军储器械，公牍密电，悉数弃掉，没有带得。

叶志超率着万余残军，行抵安州。忽报朝旨已派四川提督宋庆营领毅军，从旅顺出发；提督刘盛休率领铭军，从大连湾出发；将军依克唐阿，率领镇边军，从黑虎江

出发，三路大兵，约定了都在九连城会集。志超道：“这三路大兵，早十天出发就好了。”聂士成道：“安州山川险峻，可以固守。咱们不如守在这里，等候援兵到了，再图进取。”志超不听，率领残卒，亡命奔逃，三日两夜，共走了五百多里路，渡过鸭绿江，到了中国地界，才放了心。

此时宋庆等三统帅，都在九连城驻扎。那九连城与朝鲜义州，只隔得鸭绿江，一衣带水，由朝鲜渡江，第一座城池，就是九连城。叶志超入了国界，听说宋帅等都在那里，便也赶向九连城来。宋庆接着，问起情形，惊道：“老师肯坚守五六天，咱们也赶到了。”志超无言可对。安下营寨，点过人马，少不得拜折北京，自请议罪。朝旨下来，叶志超革职，卫汝贵拿问，又下旨命宋庆为诸军总统。旨意颁到，兴头的兴头，丧气的丧气，各路统将，见宋庆差不多的行辈，差不多的勋绩，骤膺恩命，超为统帅，未免都有点不悦。

这日，众将都在帐下窃议道：“咱们都别响，且看老宋拿什么本领去打东洋。好在这一件事，监是他做总统的，一个儿干系。”忽流星探马，飞报祸事，报称海军提督丁汝昌，督率海军，在大东沟外海面，与日本兵船开了一仗子，丁提台打了个大败仗。

原来自方伯谦逃回之后，朝鲜海面已没有中国一艘兵船。纵横往返，都是日本兵船，湖南巡抚吴大澂闻而大愤，慷慨上书，自请赶赴前敌。朝命到威海卫察看炮台，又命商轮五艘载运铭军十二营，赴平壤，着丁汝昌率领海军全队十二艘翼护。八月十七日，行抵大东沟，陆军登岸之后，海军鸣笛展轮，就想回到旅顺来。不意日本海军全队，突浪冲波，恰在那里巡哨，两军竟然会见了。日舰上悬旗开炮，大有欲战之势，丁汝昌被逼不过，只得发号施令，把全队十二舰，排列成阵：镇远、定远两铁甲舰为第一队；致远、靖远为第二队；经远、来远为第三队；济远、广远为第四队；超勇、扬威为第五队；平远、广远开战后才到，遂把他作为游翼之师。丁汝昌坐在定远大战舰上，指挥全军，定远就为全军主舰。日本兵船十二艘，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为主帅。海里头开战，全恃大炮鱼雷做输赢。炮弹着处，烈焰烘腾；鱼雷炸时，浪激成山。这时光，辽海里千雷万霆，一齐轰发，烟硝如雾，迷漫得莫可辨认。一时超勇着了敌弹，火焰冲霄，莫可救治，支持不到一时，沉下了水去。舰队见超勇沉没，阵势渐渐乱起来。定远舰发出一大炮，击中了日舰西京丸，也顿时沉掉了。

却说致远舰管带邓世昌，是广东人。海军大半都是福建人，中国人省界的见解，差不多是国界。邓管带平日，不知受过同侪几多奚落，几多轻视。这会子，大思发奋为雄，吐一吐不平之气。连放大炮，连发鱼雷，战得异常尽力。假使致远酣战，各舰并力齐心，日本这点子海军，总也难操必胜。无奈各舰管带心里，横着一个省见的念头，宛如钜鹿诸侯，一个个旁观袖手，恁邓世昌六臂三头，终难敌千军万马。日舰吉野、浪速双战致远，一时药舱中稟称弹药双尽。邓世昌慨道：“今日今时，是世昌尽命报国之时，日舰吉野，是彼阵的中坚，拼掉了他，吾军也好少去一个劲敌！”喝令司机人，开足快车，尽力撞去。日本人比什么都厉害，见致远舰机声如雷，舟行如电，知道它是拼命，忙着驶避，一边驶避，一边发射鱼雷。眼快手快，一个鱼雷，中在致远舰身上，顿时汽锅碎裂，渐渐沉下海去。不意邓管带死不放松，沉到水平线下，还轰

然发出一个大炮来。日本闻着这一炮，唬得都呆了半边，相谓道：“中国海军各将，都如邓世昌这么，咱们如何会胜呢？”济远管带方伯谦，目睹致远没沉，暗忖：拼命轰击，无补时局，还是留着有用之身，为后来地步吧。随命开足快车，向口内逃去。欲知济远逃脱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丁汝昌孤舟拒大敌
徐邦道弱卒挫强军

话说济远管带方伯谦，瞧见致远沉没，传令转舵开回旅顺去，心慌意急，转舵的当儿，船头儿撞在扬威舰上，把扬威的舵撞坏了。扬威受了伤，行的愈慢，被日舰追到，一炮轰沉。济远逃走之后，广甲也跟着奔逃。这时光海面上只剩镇远、定远、靖远、经远、来远五艘战舰。经远的管带官，中炮身亡，全舰顿时大乱。日人眼快，鼓轮驶来，乘势掳了去。丁汝昌在定远敌楼上，指挥战斗。见经远被掳，恼起虎性，喝令本舰大炮，格准了日本司令舰松岛轰击。此时烟迷若雾，浪涌如山，战舰在海面上颠簸不已。松岛连中炮弹，几乎沉掉。定远也着了五六炮，身受重伤，还拼命的扑斗。一时靖远、来远，敌不过日舰，逃出战域，也驶向太平地方去了。日舰五艘，围住镇远、定远，尽力轰击。一颗弹子，击中定远敌楼，丁汝昌伤了腰，跌倒在地，晕了过去。舰中没了主将，大家找寻管带官刘步蟾，请他暂权主帅。谁料刘管带听见炮声，已经吓得三魂失两，六魄丢五，这会子躲在铁甲最厚地方，瑟瑟瑟，战了一个不已。大家请他，躲在那，死也不肯出来。洋员汉纳根瞧不过，挺身而出，代他指挥拒敌，才把这场面蒙了过去。战到夕照衔山，洋面上起了海雾，日舰怕中国鱼雷激射，围解而去。定远、经远，才收队回旅顺来。

这一役，失掉兵舰五艘，致远、经远、超勇、扬威、广丙。所存定远、镇远、来远、靖远、济远、平远、广甲七舰，也都身受重伤，不能战斗。败报传入北洋，李伯爷懊丧道：“我原说不要战，翁师傅欺日本国小，定要开战。这会子果然不得了，不得了。”说着，外面送进一角公文，却是丁汝昌申报海战失事情形。李伯爷瞧到方伯谦不战而逃一节事，不禁怒形于色，当下就具了一个折子。一面请把方伯谦军前正法，一面请把邓世昌特旨赐恤。不多几天，旨意下来，邓世昌赐谥壮节；方伯谦军前正法；丁汝昌革职留任。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，褫（chǐ羊除）去黄马褂。意旨严急，自然谨敬遵办。隔不上几日，朝旨又下，命四川提督宋庆，帮办北洋军务。

却说宋庆大营，驻扎在九连城，得着大东沟败报，聚集各营统领商议道：“九连城南倚鸭绿，东枕暖河，暖河的东面有一座山，名叫虎山，是个险要去处，这地方倒不可不防。再东就是安平河，逾（yú穿过）河是苏甸，是将甸。九连城以西，是安东县，再西就是大东沟，现在海军失了事，咱们陆军倒不能不节节设防呢。”各统领都道：“统帅讲咱的，是咱们听候统帅号令呢。”宋庆当下就派聂士成守虎山；刘盛休守江岸；依克唐阿守安平河口、长甸各隘；丰伸阿、聂桂林守安东诸城邑，各统领领命去讫。



这日，军报传来，说日兵大集义州，势将飞渡。宋庆传令，严备中路。谁料日人再也巧不过，渡扑中路，不过是句虚话，俟你严备定当，它却暗暗从上下两游，偷渡过了。支队从东路渡过安平河，依克唐阿听见日军炮声，吓得弃防就奔。人不及甲，马不及鞍，要紧逃命，军械文件，尽都丢掉，直逃到宽甸地方，才得安营造饭。中路人马守了一镇日，不见日军举动，军心渐渐懈了。这日侵晓，营中军士正在吃饭，忽闻炮声隆隆。军探飞报：“日军在南岸排列炮队，连环轰击，大队日军，恃着大炮保护，盖搭了浮桥，飞渡过来也。”接着又报铭军奔溃，诸军尽都遁逃。又报聂士成被日军围困在虎山，势将不支。宋庆大惊，忙派一支劲兵，飞行去救。只半日工夫，败报又到，虎山失守。聂士成退渡叆河，军士挤死的很不少。宋庆大惊道：“诸军皆溃，聂军又不支，我守在这里，危险得很。”随令弃掉九连城，向北退去。才到凤凰城，军报递到，知道丰伸阿、聂桂林都奔向岫岩州去了。

从安平河口起，至安东沿鸭绿江境，尽都是日本兵队。宋庆暗忖凤凰城孤悬岭外，势难扼守。不如退扼大高岭，守住辽阳州，还有点子把握。拔寨齐起，赶了一日，赶到辽阳州。忽接朝旨，说旅顺吃要，飭令赶紧回援。恰好聂士成兵到，随把大高岭防务，交给了聂军，亲提劲旅，回向旅顺而去。行到半路，警报败信，雪片也似的来。一会子，报称“凤凰城失守，日军越向宽甸，依克唐阿望风逃遁，宽甸军营，蒲石河军营，尽都溃散。”一会子，又报“日军分兵三路，扑向岫岩州，声势十分厉害，丰伸阿等都奔到析木城去了。”忽又报“日本第二军已陷金州，大连湾失守，旅顺吃紧。据在东边的第一军，分兵西出辽阳，与第二军相会，大高岭后路，已被遮断。”宋庆道：“金川失陷，可我不能前进了。”随在盖平地方安了营，养精蓄锐，秣马厉兵，满望克复金州，进援旅顺。无奈日本兵厉害不过，出过三五回兵，开过几仗，一点子便宜没有得着。

一日，军报传来，丰伸阿、聂桂林被日军逼不过，退向海城去了。日人进扑海城，关外都戒严了。宋庆道：“现在凤凰城西北，有聂士成大高岭之军；凤凰城东北，有依克唐阿之军；盛军统领吕本元、孙显寅，又守连山关，大致总还不要紧么！”道言未了，探马飞报“连山关失守，吕本元等逃遁无踪。”宋庆此时，被日军夹在中间，进既不可，退又未能，一个儿白干急。亏得大高岭聂士成守御得严密。依克唐阿久败思奋，移军草河口，屡次攻扑。日人抵挡不住，弃掉连山关，索性聚兵草河口，横断聂、依两军，拼命战斗。聂士成屯兵分水岭，以拊日军之背。依军自外夹攻，阵斩日中尉一员。凤凰城日军大队来援，也被依军击退。依、聂两军，乘增进扑，在国远堡地方大战一场，杀了个不分胜负。依军逼叆河驻军，日人趁夜来袭，白丧掉许多人马，依然没有得手。次日，堂堂之阵，正正之旗，在一面山地方排阵大战。右翼兵倒很踊跃，击死日兵很不少。左翼兵接仗得没有几时，就逃走了。右翼兵独力难支，只得挥旗而退。不意日人在半途里伏下精兵，一击鼓响，伏兵齐起，马队统领永山遇伏阵亡。在安东的日军，也已陷掉海城，辽西十分危急。败报传入北京，朝廷下旨，着依克唐阿移军援救辽阳。

此时各统帅里头，要数聂士成，最有识见，最为忠勇。行文各帅，自请率领精锐，

突出敌后，往来游击，截其饷道，令彼首尾兼顾，可以一鼓攻克。各帅嫌他的计划太冒险，不肯听从。士成愤极，督率本部马步，自向通远堡雪里站一带布置。这日，日军行到，伏兵齐起，内应外合，差不多杀了个全军覆没。凤凰城日军大队到来，士成早埋伏了兵，复在四边张了疑军，又把日军杀了个大败。

这时光，辽东的金、复、海、盖，都被日本所占有，山东的威海卫，也一并失掉。依克唐阿、长顺、宋庆、吴大澄等各将帅，屡战屡败，屡败屡逃，疆畿危迫异常。朝廷见诸帅中，还是聂士成靠得住，降一道旨意，调他入关，翊卫畿辅。一边命江苏臬台陈湜率领湘军二十营，代替士成镇守大高岭。亏得凤凰城日军单薄，不复出兵四犯，以凤凰城以北，倒没有什么战事呢。北洋李伯爷连接陈湜电报，皱眉道：“凤凰城那边没有战事，敢是日军都调向别处去了吗？别地方呢，还不要紧，我就怕他攻袭大连湾、旅顺。旅顺的形势，是海疆第一个险要去处。自从光绪六年，经营军港，创建炮台，经历十六年，方才成功。现在旅顺守将宋庆、大连湾守将刘盛休，都率所部出防九连城去了。提督姜桂题、程允和虽然替他镇守，无奈所部都是新招集的新兵，操练功夫，不很纯熟。就只总兵徐邦道的马炮队可靠一点。铭军分统赵怀益所部也是新兵，守在大连湾，倒也很危险。”忽巡捕官递进手本，回称：“道员龚照璘稟见。”李伯爷惊道：“龚道是在旅顺营务处当差的，赶到这里来，想来旅顺总不妙了。”随命传见。

一时传进，见过礼，李伯爷就问：“旅顺失守了吗？”龚照璘道：“没有，只这旅顺的后路金州、大连湾都失掉了。”李伯爷道：“赵怀益这么不济事，可恶可恶。”龚照璘道：“回爵帅话，听说日军袭据了花园港，雇用汉奸，引导到貔子窝，运马阅炮，经历十二日工夫，方才舒徐。”李伯爷道：“咱们的海陆军，都到哪里去了？照你讲来，明明是无人之境了。”龚照璘应了一声：“是”。随又回道：“彼时总兵徐邦道，曾献议说金州有失，旅顺必不能守，请诸帅分兵往迎。诸帅因为各不相统，没一个理他的。邦道没法，只得率了本部人马，自去迎敌。”李伯爷道：“赵怀益在大连湾，难道也坐视不救吗？”龚照璘道：“听说怀益的部将，原也请过令，要到前边去备战。怀益不许道：‘我奉命守炮台，不闻赴后路备敌呢。’邦道到了，竭力请兵，怀益却不过情，派一员裨将，率领步队，跟随邦道而去。恰遇着日军大队，这伙兵单，看看支持不住，忙电怀益告急。不意怀益正在督饬部下搬运辐重渡海，预备作逃走计划，没暇理会他。邦道败了下来，金州重地，遂被日军得了去。怀益听得金州失陷，搜刮了饷款，就逃了旅顺来。日军乘虚而入，大连湾里面，大炮一百二十尊，炮弹枪械，不计其数，一点儿都没有搬出，都被日军得了去。”

李伯爷听龚道陈诉，半句也不回问。停了半晌，问道：“旅顺没有失守，你老哥为甚到这里来？”龚照璘道：“金州、大连，相继沦陷，旅顺的陆路，不是断了吗？”李伯爷哼了一声，冷笑道：“都像你老哥这个样子，旅顺地方，也不必派人镇守了，日军还没有到呢！”照璘见伯爷气，知不善，忙请了个安道：“卑职知罪。”李伯爷道：“知罪也还罢了，赶快回差去，不然，我肯原谅你，王法怕不能原谅你呢。”照璘应了几个“是”，只得依旧回到旅顺去。

哪里知道旅顺此时，局面已经大变了。诸帅怨于大连之失，督令兵弁，把粮饷器

械，搬运到烟台去，军民人等见统帅如此举动，不禁都慌自起来，船坞工匠，掠夺了库款，争先恐后的奔逃，地方上乱得麻一般。六位统领，权侔（móu相等）力敌，各自只能顾各自。照璘见不是事，乘坐鱼雷艇，推说求救，逃向烟台去了。黄仕林、赵怀益、卫汝成这三位统帅，瞧见照璘逃去，乖人学乖人，跟着就走。你也跑，我也跑，若大一个好军港，变成白茫茫一片干净土。

偏有一个不识势的徐邦道，率了两队老弱残兵，回到旅顺，激昂慷慨，偏偏的要与国家出力，在姜帅跟前，恳请增兵。姜帅不准，又请给发子弹。姜帅被他缠不过，只得给了他点子。徐邦道誓师出援，行到土城子地方，碰着日军先锋队，开枪发炮，一阵恶战，杀得日军尸横遍地，血流成川。邦道大呼道：“国家洪福，咱们竟胜了。”随命冲过去。不意日军大队，漫山遍野的来，邦道虽然忠奋，究竟饥不敌饱，寡不敌众，战到天黑，人困马乏，只得率兵而退。

这时光，日本海军已经纵横海面，陆军已经分踞炮台，旅顺守兵，只恨爷娘少生两只脚，没命的奔逃。姜桂题、程允和、张光前三位统帅，都杂在乱军中逃走。于是旅顺军港，遂高扯旭日旗，变成日本国军占据地了。欲知旅顺失陷而后，中国有何举动，且俟六集开场，另行宣布。

